

秦文字瓦当的确认和研究

●焦南峰 王保平 周晓陆 路东之

一、对秦文字瓦当的探寻

从带有文字的瓦当被人们著录、研究开始,便被命名为“秦汉瓦当”,足见人们对秦文字瓦当的关注。自宋代以来,有“唯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羽阳千岁”、“年宫”、“橐泉宫当”、“蕲年宫当”等品被认为是秦之遗物,但终难确认。许多研究家认为带文字的瓦当其时代上限没有超过西汉的^①。

西汉文字瓦当内容丰富、文字优美、技艺娴熟,从逻辑上看,在它之前,应当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从录有文字的秦汉文物观察,无论是陶文、金文、玺印,还是简牍、帛书、石刻,在秦汉之际皆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如若唯独瓦当文字突然地始于西汉,难免有突兀之感。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一直在寻觅有关秦文字瓦当的实物资料和与之有关的考古学地层依据。

1995年下半年,周、路二氏辨认出“日月山川利”、“华市”两品战国秦文字瓦当。几乎同时,焦、王二人认为80年代出土的“商”字半瓦当、“蕲年宫当”、“橐泉宫当”极有可能是秦文字瓦当。稍后,周氏又辨认出“□□羊利”等秦文字瓦当。至此,秦文字瓦

当能否确认的关键就集中在考古学的地层依据上。

1996年冬季,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对曾出土“蕲年宫当”、“橐泉宫当”的风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进行了科学试掘,从地层学的角度确认了秦文字瓦当的存在。

以下,从遗址地层堆积、秦文字瓦当的内容与特征等几个方面,介绍这一秦汉考古学领域的新发现。

二、孙家南头遗址的发掘

陕西省风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发现于1982年。该遗址位于渭水支流——泔水东岸二级台地之上。遗址西侧崖下有一泓清泉,可能即为传说中秦汉时的“橐泉”。堡子壕遗址面积较大,约2~3平方公里,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以上^②。雍城考古队和凤翔县博物馆先后在此采集到包括“蕲年宫当”、“橐泉宫当”、“来谷宫当”及各类动物纹瓦当在内的大批秦汉遗物,并以此确认此遗址为秦汉时期蕲年宫、橐泉宫、来谷宫的所在地^③。1996年堡子壕遗址的试掘,分A、B两区,开方面积达500平方米以上。其主要收获为秦宫殿建筑遗址(局部)一处,汉代

灰坑一处，唐代寺庙址一处，以及大量的战国到秦代的建筑材料^④。在此，我们仅选取B区T2的地层作以介绍。

B区T2可分为六层：

第一层：耕土层，厚约0.25米，土色黄褐，土质疏松，内含大量植物根系及零星瓦片等。

第二层：近代堆积层，厚0.10~0.45米，红褐色，有白色斑点，土质疏松，内夹杂有近代瓷片、明清时期的砖瓦残片等，应为宋代以后的堆积层。

第三层：汉、唐、宋堆积层，厚0.10~1.5米，红褐色，土质较疏松，内夹杂有汉、唐时代的瓦片，汉五铢钱，瓷片、红烧土、木炭等，应为汉代到唐宋时代的堆积层。

第四层：可分为二层。四A层：统一秦前后文化层，厚0.68~1.18米，灰褐色，土质较为疏松。该层为建筑屋顶坍塌后的瓦片堆积层，其部分区域形状未变，能够清楚的看出弧形板瓦和筒瓦之间的搭接方式。在这一层中出土有“薪年宫当”8件、“橐泉宫当”7件、“来谷宫当”4件、“竹泉宫当”4件，戳印文字板瓦和筒瓦200余件。四B层：统一秦前后所建的夯土墙及墙基，墙高0.46、宽1.64米，黄褐色夯土，土色纯净，土质坚硬，夯层厚0.08米；墙基高1.30、宽3.05米，红褐色五花夯土，夯层厚0.08米左右，土质坚硬。

第五层：战国秦文化层：亦可分A、B两层。五A层：战国时期房屋倒塌堆积层，厚0.30~0.82米，灰褐色，土质疏松。该层中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绳纹槽形板瓦、弧形板瓦和筒瓦，还有许多葵纹、太阳纹、莲花纹、动物纹（双獾、单鹿、双鹿、朱雀、鹿鱼犬雁、虎噬兽纹等）、云纹瓦当。这层瓦片的底部是当时的室内地面，发现有灶坑、柱洞及大量的草木灰烬等。五B层：战国时期修建的两段夯土墙在该探方的上部，东西向，长度分别为3.6和5米，宽0.70米，间距1.67~

1.75米。夯土呈红褐色，土质坚实而细密，夹有小钙结核块。其东部的1.7米夯土墙和战国时期的瓦片层，被四B层所压。

第六层：生土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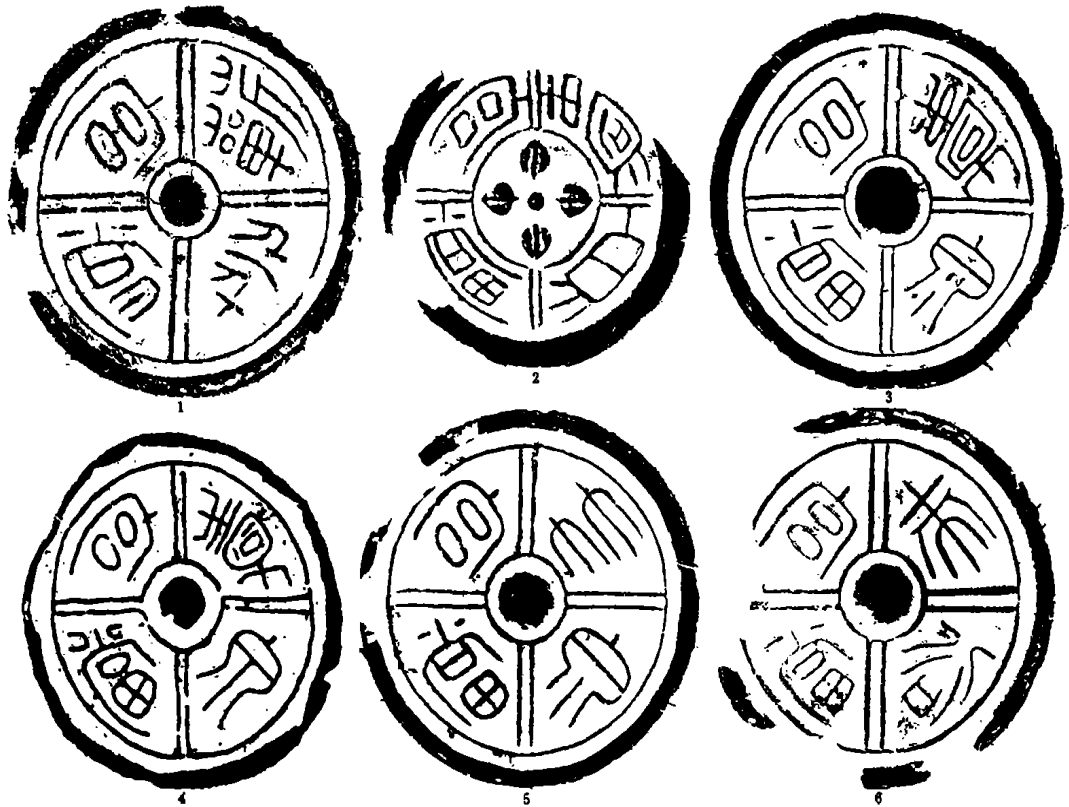
在B区T2第五层中，出土的大量葵纹、太阳纹、莲花纹、动物纹、云纹瓦当，与以往秦雍城各遗址发掘、采集出土的完全相同。在B区T2第四层中出土有较大数量的戳印文字板瓦、筒瓦，内容有“左颞”、“左瓦”等十几个种类，其形制、内容、风格等与秦都咸阳、秦始皇陵及附近遗址出土的非常相近。值得重视的是，在此层内还出土了“薪年宫当”、“橐泉宫当”、“竹泉宫当”、“来谷宫当”等带文字的瓦当30余件，这是首次在明确的秦地层中出土的文字瓦当，且数量较大，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三、秦文字瓦当的分类

结合堡子壕遗址的发掘成果，对过去出土和著录的文字瓦当进行粗疏地梳理，能初步确认的秦文字瓦当大致有十数个品种，40余品。其数量虽不能与汉文字瓦当相比，但已具备了分类研究的基础。以下，试分为六大类予以介绍。

（一）宫殿用当

1. “薪年宫当”（图一，1），1982年采集过一品，1996年出土十三品，其中八品残缺。从文字风格分析，这十余品还有细微区别，但并非时代因素所致，故不再分式。瓦当均泥质，个别的夹有少量粗砂；瓦色多深灰；当面模制成型，较平整；边轮较窄；当背采用筒瓦及当面套接后加泥拍打整修，平整且绳纹迹明显；所附筒瓦内饰布纹，外侧为绳纹。瓦径大致相同，为16.5~16.8厘米；边轮宽窄略异，0.5~1.0厘米；当厚1.8~2.8厘米。当心有圆乳钉，乳钉圈外用复线作十字分区，“薪年宫当”四字以小篆体先右后左匀布于四扇面之中。



图一 秦文字瓦当拓片 (1/4)

1. 薪年官当 2、3、4. 橐泉官当 5. 竹泉官当 6. 来谷官当

2. “橐泉官当”，文献曾有著录，但出土地点不清。1985年曾采集到一品，1996年共出土八品，其中一件残损较甚。从纹饰及文字风格的区别，1996年的出土品可分为Ⅰ式、Ⅱ式，以往文献著录品分为Ⅲ式、Ⅳ式。其中Ⅳ式当心为乳钉加联珠纹，应为汉代遗物，本文不再讨论。Ⅰ式，一品，1996年凤翔县郭店乡三岔村附近出土^⑤。泥质，夹有少量粗砂；瓦色灰黑；当面模制成型，较平整；边轮较窄；当背采用筒瓦及当面套接后加泥拍打整修，平整且绳纹迹明显；所附筒瓦内饰布纹，外侧绳纹。瓦径14.4厘米；边轮宽窄略异，为0.9~1.3厘米；当厚1.6~1.9厘米。当心为四叶纹，其外用复线作十字分区，“橐泉官当”四字以小篆体匀布于四扇面之中（图一，2）。Ⅱ式，七品，1996年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出土。瓦当均泥质，个别的夹有少量粗砂；瓦色多深灰；当面模制成型，较平整；边轮较窄；当背采用筒瓦及当面套接后加泥拍打整修，平整且绳纹迹明

显；所附筒瓦内饰布纹，外侧绳纹。瓦径大致相同，为16.5~16.7厘米；边轮宽窄略异，0.3~0.9厘米；当厚1.8~2.9厘米。当心有圆乳钉，乳钉圈外用复线作十字分区，文字布局、风格与Ⅰ式相近，略显纤细，“泉”字中垂有断（图一，3）。Ⅲ式，见于著录，数量不明。瓦径16.4厘米；边轮宽窄略异，0.4~1.0厘米。当心及十字分区与Ⅰ式雷同，“橐”、“当”两字上部与Ⅰ式明显有区别，以小篆体匀布于四扇面之中。“泉”字中垂不断^⑥（图一，4）。

3. “竹泉官当”，以往未见著录。出土四品，其中两品残损较多。文字风格虽有细微差异，但并非时代因素所致，故不再分式。均泥质，个别的夹有少量粗砂；瓦色多深灰；当面模制成型，较平整；边轮较窄；当背采用筒瓦及当面套接后加泥拍打整修，平整且绳纹迹明显；所附筒瓦内饰布纹，外侧绳纹。瓦径大致相同，为16.4厘米；边轮宽窄略异，0.6~1.0厘米；当厚2.2~2.8厘米。当心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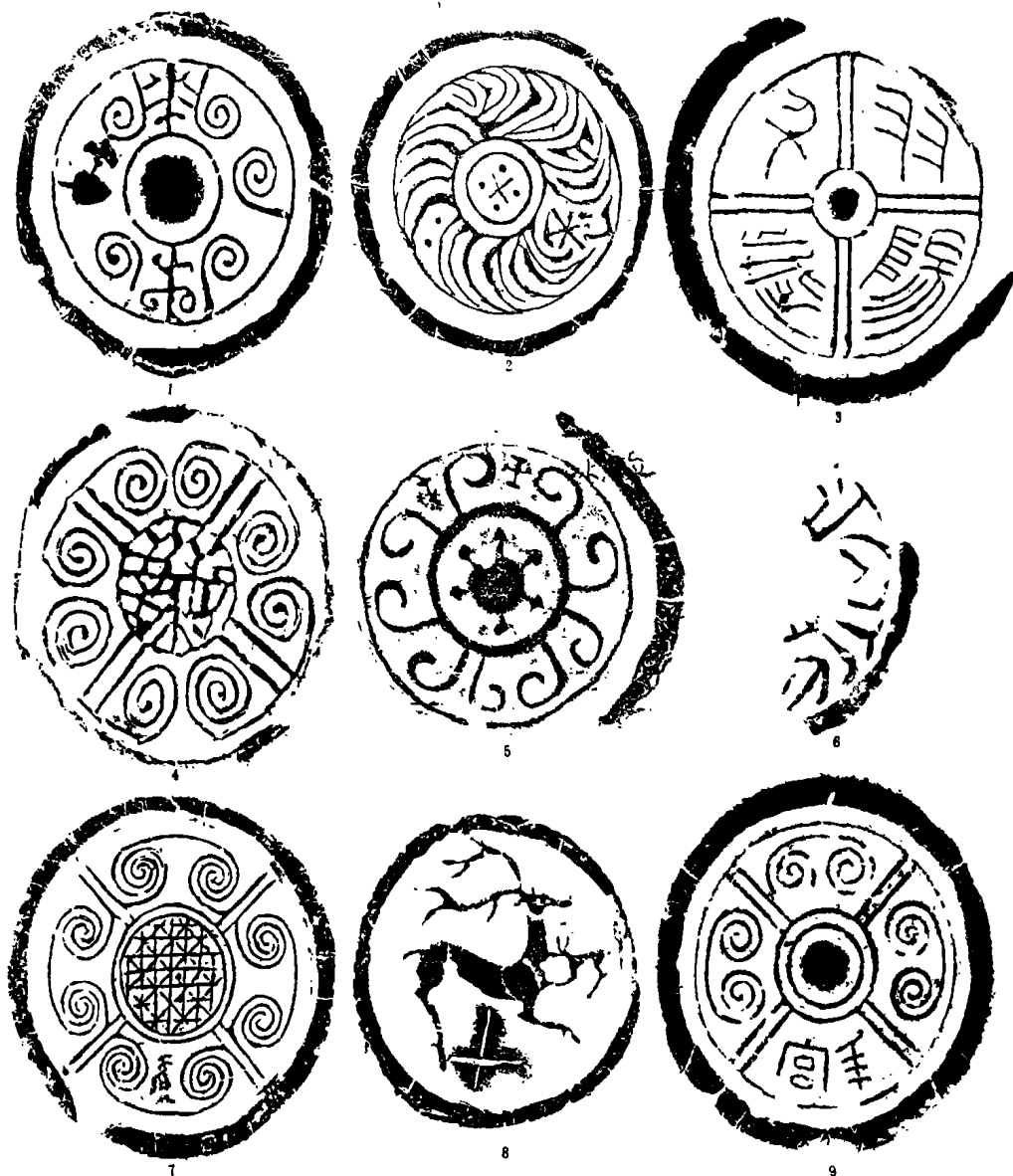
圆乳钉，乳钉圈外用复线作十字分区，四字为小篆，匀布四扇面之中（图一，5）。

4. “来谷官当”，未见史书记载。1993年在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采集一品。本次出土四品，其中两品残损较多。文字风格及制作方法相同，应为一式。泥质，个别的夹有少量粗砂；瓦色多深灰；当面模制成形，较平整；边轮较窄；当背采用筒瓦及当面套接后加泥拍打整修，平整且绳纹迹明显；所附筒瓦内饰布纹，外侧绳纹。瓦径大致相同，为16.4厘米；边轮宽窄略异，0.6~1.0厘米；当厚2.2~2.8厘米。当心有圆

乳钉，乳钉圈外用复线作十字分区，四字为小篆，匀布四扇面之中（图一，6）。

5. “羽阳千岁”，此当出土很早，北宋时就有著录⁷。同文瓦出土多式，除I式外，时代均应为西汉，故不涉及。I式出于陕西省宝鸡市老火车站一带，同出有汉代“羽阳千岁”、“羽阳万岁”，“羽阳千秋”、“羽阳临渭”等大量文字瓦当。此式“面径17、边轮宽1.5厘米。瓦质纯灰。瓦背平整。”当心有圆乳钉，乳钉圈外用复线作十字分区，四字为小篆，匀布四扇面之中（图二，3）。

(二) 市署瓦当



图二 秦文字瓦当拓片 (1/4)

1. “华市”瓦当 2. “日月山川利”瓦当 3. “羽阳千岁”瓦当 4. “□□羊利”瓦当
5. “壬子”瓦当 6. “□□□□”瓦当 7. “来”字瓦当 8. “十”字瓦当 9. “年官”瓦当

“华市”瓦当，一品。1982年出土。过去曾疑为文字，但未能确认，以“燕树纹瓦当”著录。“凤翔县高家河采集。面径13.5、边轮宽0.8~1.1、当厚2.2~2.5厘米。瓦色青灰。当背不平整，切痕明显。当面涂有朱色。”^⑧当面两字，小篆体而略加装饰，上下排列，字两侧及当右部有卷云纹，当左部为鸟树纹（图二，1）。华作𠄎，《说文》徐灏笺曰：华，“𠄎乃古象形字，上象蓓蕾，下象茎叶。”高鸿缙《中国字例》云：“按字原象形，……秦人或加𠄎为意符，遂有华字。”华市当为秦都雍城中某市署之名。

（三）地名瓦当

1. “来谷”瓦当，一品。1996年凤翔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出土，已残。泥质，瓦为灰色；当面模制成型，较平整；边轮窄且不平；当背情况不清。现残存仅剩原当的四分之一，复原瓦径约16厘米左右；边轮宽窄略异，0.6~1.1厘米；当厚2.4~2.6厘米。当心有圆乳钉，乳钉圈外作正交叉分区。所分四扇面中，下方扇面内有右读的“来谷”两字，其余三区为卷云纹，均残（图三）。



图三 “来谷”瓦当拓片（1/2）

2. “商”字半瓦当，两品。80年代于陕西省丹凤县古城村遗址出土一品^⑨，1996年配合312国道扩建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原址附近又出土一品^⑩（图四）。

（四）吉语祈禳类

1. “日月山川利”，一品，现藏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泥质，夹有粗砂，瓦色青灰，当



图四 “商”字半瓦当拓片（1/2）

缘、当面不平，当背采用筒瓦及当面套接再加以整修，较平整。面径14.0、边轮宽0.8、当厚1.8~2.4厘米。当面主体纹饰为“葵纹”，“日月山川利”五字由左下开始，顺时针旋读而终于正下方，五字隐藏于“葵纹”之间，不易辨认^⑪（图二，2）。据该品纹样、制法、质地、瓦色等分析，也应当出土于秦都雍城附近。秦人在“汧渭之会”、雍城等故都邑多修有祠祀祈禳之建筑，这一点《史记》、《汉书》都有记载。此瓦当应为祠祀日月山川之神殿所用物，时代大致是战国中晚期。

2. “□□羊利”，一品。曾有著录但未识为字，名“云纹瓦当”，“凤翔县豆腐村采集。面径16、边轮宽0.5、当厚1.8厘米。”^⑫（图二，4）泥质，瓦色深灰，背有切痕。此瓦整体为双复线十字分区卷云纹，当心仿佛为网格纹，内藏四字，右下“利”字易识，左下或认作“羊”字。该品有“□□羊利”、“□□吉利”、“大利吉羊”等几种读法，尚需最后隶定。此瓦为秦统一前后雍城某处宫殿所用之吉语瓦当。




（五）干支类

“壬子”，一品，旧有著录^⑬（图二，5）。面径16.5、当缘宽1.2厘米。原著录者陈直先

生谓：“汉王干瓦，陶质青灰，西安未央乡出土，谢文清旧藏。‘王干’疑‘琅干’二字省文，与“狼干万延”瓦同为竹宫之物。”按此瓦主题纹饰多见于秦都雍城、秦都咸阳遗址，与汉瓦当纹样不类，故断秦瓦为是。在瓦当外区纹样间，隐起两小字，右起横读。第一字明显是“壬”而非王，第二字亦与“干”字不类，似为小篆“子”，当为干支纪年“壬子”。按此壬子年应为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于秦统一之前28年。如是，此瓦为唯一有绝对纪年的秦瓦当。

(六)其它

1. “□□□□”一品(图二,6),本次出土。泥质,瓦色深灰,当缘不平,当背为整体泥条盘筑拍印绳纹。因残损过半,直径不清,约在14.0厘米,瓦当厚约2.0、当缘宽0.4~0.8厘米。当面有文字,但残损难辨。此为战国时期秦瓦当。


2. “”，一品(图二,7),过去曾有著录,谓“凤翔县史家河遗址采集。当面的一个扇形区间有一‘’字。面径15、边轮宽1、当厚2~2.5厘米。”^⑩本瓦当上文字较小,难辨识,如认作上、下两小字粘合,象“市”二字,亦是“华市”,待细考定。此为秦统一前后之瓦当。

3. “十”,一品(图二,8),过去曾有著录,但未指出当面有字,名作“双鹿纹瓦当”,“凤翔县出土。面径15.5、边轮宽1厘米。”^⑪在该瓦双鹿纹图案下,有尚在潮湿时刻划的“十”字。它是作为计数,还是另有其它意义,待考。此为战国时期秦瓦当。

四、秦文字瓦当特征简述

目前,我们得以确认的秦文字瓦当,已达十余个品种,四十余品,应当说已突破了以往的认识。然而,秦文字瓦当的存世数量比之于汉代瓦当,仍然少了许多。在现有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对秦瓦当的基本特征作出一



定的描述,在一些方面将与汉代瓦当予以比较。

(一)目前尚未见到春秋秦文字瓦当。在现有资料中,对秦文字瓦当进行过细的分期断代也有困难,只可粗略地分为三段:第一段,大体在战国中晚期,代表性品种有“日月山川利”、“华市”、I式“橐泉宫当”、“□□□□”、“十”等等。第二段,大体在秦统一前后,代表性品种有“蕲年宫当”、II式“橐泉宫当”、“竹泉宫当”、“来谷宫当”、“来谷”、“商”、“□□羊利”、“”等等。第三段,大体在秦统一之后,代表性品种有II式“橐泉宫当”、“羽阳千岁”等等。

(二)秦文字瓦当的制法与同时代的秦图象、图案瓦当的制法一致。从堡子壕遗址地层分析,战国中晚期秦瓦当制作精致,普遍见到瓦当与当背筒瓦用泥条盘筑,一次成型的作法;见到瓦当与当背筒瓦分别制作,套接之后,背后用手抹平的作法;见到以往研究者已确认的“切当法”。当背筒瓦上拍印绳纹,有的筒瓦内面有布纹。到秦统一前后,上述诸种作法仍然继续采用,但在瓦当、瓦背相接时有简化草率的趋向。瓦当及筒瓦都以泥质为主,其中常夹杂有一些砂粒。第一段文字瓦当中,有的陶色较深,达灰黑色;第二、三段则陶色偏浅,为瓦灰色。大多秦文字瓦当当面不够平整,当缘亦不够平整,瓦当厚薄不匀。秦文字瓦当的当背相当于中芯乳钉处,目前尚未见有指捺窝。

(三)秦文字瓦当的文字均以小篆作基础,除“日月山川利”、“华市”有一些装饰性变化,其它均字划规矩,不求怪异变化。第一段的瓦当文字字划较粗,凸起较高,但未达到汉时的高凸起状。第二、三段的瓦当文字字划变得纤细婀娜,浅平如书。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讨论秦“羽阳千岁”瓦当文字时,提及“瓦面隐起”,“篆字随形为之,不取方正”,应当是比较正确的。秦瓦当文字,尤以第二、三段为代表,锐起锐收,与汉时瓦当大多数笔

划方折、方起方收有显著区别。在汉初一些文字瓦当如“汉并天下”之上，还能见到一些秦瓦当文字的遗韵。

(四)秦文字瓦当当面目前可见有如下几种布局：A. 单字充满当面，如“商”。这种风格影响到汉“卫”、“冢”等瓦当。B. 将文字附着于瓦当图案的局部，如“”、“十”等。这种风格对汉代影响不大。C. 将文字纠缠深藏于纹饰之内，如“日月山川利”文字纠缠于葵纹间。这种作法对汉代影响不大。D. 将两字上下排列，两侧附加其它纹饰，如“华市”。这种风格影响到汉“右空”、“临延”等瓦当。E. 将文字置于当心圈内，而当心圈外为云纹等图案，如“羊利”。这种风格影响到汉“成山”、“官”、“便”以及其它一些多字瓦而在当心部位置字的瓦当。F. 将文字置于当面某分区(主要是扇面块状分区)之内，而其它分布中置以图案，如“来谷”。这种风格影响到汉“马”、“万有慧”等瓦当。G. 将文字(皆是4个字)匀布于当面4个扇形块状分区之内，所谓“篆字随形(即分区之形)为之”，如“蕲年官当”、“来谷官当”、“竹泉官当”、“羽阳千岁”等等。这种风格对汉文字瓦当影响最大，汉代多种吉语、宫殿、官署、陵冢等文字瓦当都采用这种当面布局。以这种布局为例，秦文字瓦当文字布白比较疏朗，留空较多，显得轻灵生动；而汉文字布白比较充塞，留空较少，显得雄豪朴茂。

(五)目前秦文字瓦当暂分为宫殿、市署、地名、吉语祈禳、干支五大类，至于其它类中的三品是因为字迹不清或字义不明而无从安属。相比之下，汉文字瓦当的种类要丰富许多，如官署、园囿、仓廩、陵冢、厩圈，以及私家和反映民族关系的瓦当，目前秦文字瓦中尚未见到。

(六)从目前材料看，与秦瓦当文字相配合的当面装饰有乳钉、乳钉圈、分区复线、云纹，及极少量其它纹样，远不及汉代丰富。

(七)从秦文字瓦当出土地域，均集中于

关中地区，又高度集中于泾渭之会、雍城等秦故都的相关遗址处。此外宝鸡、丹凤亦有出土。据云秦咸阳市遗址亦出土过“官”字秦瓦当。汉文字瓦当虽以关中地区出土为多，但全国许多省区亦有不少出土，有些曾出土于朝鲜、蒙古、俄罗斯、中亚等域外地区。

以上对秦文字瓦当的若干特征作了初分归纳，相信随着考古出土资料的日益丰富，以上的归纳还会作出必要的修订。

五、结 语

瓦当作为中国式建筑屋面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始见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兴盛于秦汉。对秦汉瓦当的研究，曾经是中国金石学的重要内容，到了近现代仍然是中国考古学、文物学的重要内容。文字瓦当是相对于图像、图案瓦当的另一大品类，从发现与研究文字瓦当伊始，研究者就着力探寻有关秦(包括战国秦与秦代)文字瓦当的资料，期间有些品类的确认是正确的，而许多指认的品种则是西汉的遗物。特别是长期以来，缺乏考古学相关地层的支持，人们往往放弃了、或不承认有秦文字瓦当的存在，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

90年代后期，我们发现了几品秦风格显著的带文字瓦当。接着，又于陕西省凤翔县孙家南头堡子壕秦宫殿遗址发掘得见了属于战国秦中晚期直至秦统一前后的可靠的考古学地层，从这地层出土了二十余品带文字的瓦当。于是，实物与地层资料两相参照，终于确认了有相当数量的战国秦、秦代文字瓦当的存在；同时，这一发现将带文字瓦当的上限向前推进到战国时代。虽然以前有“天齐”等例据说是战国文字瓦当，但那仅为孤例，新近的成批发现将更具有说服力。由此可见，秦文字瓦当的出土与确定，是近年考古学、文物学、文字学的又一重要的新收获。

目前可确认的出土及传世秦文字瓦当可

分为六大类,达十余个品种三十品以上。这样,从瓦的制法、瓦质色泽、当面布局、文字风格、文字内容、尺寸等诸多方面,竖立了秦文字瓦当的客观鉴别标准。通过这一标准,可以指导未来的有关考古学发现,亦可以从旧有的收藏中检选出秦文字瓦当。例如“年官”^⑨(图二,9)瓦当即有可能是秦朝遗物。秦文字瓦当的鉴别标准实际上是秦汉文字瓦当乃至中国瓦当整体断代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一标准还要经历实践检验,不断作出修订。同时,要从现有资料出发,找寻更早的文字瓦当,如若确实找不到,也要作出科学的解说。要从现有资料出发,分析秦汉文字瓦当的继承关系,详细区分出二者的异同。

目前可确认的秦文字瓦当,浓缩了有关当时宫殿建筑、建材装饰、文字艺术、祠祀习俗、地名市属等多方面的信息,将成为秦汉考古学与秦文化研究的直接资料。尤为重要的是,依靠这批资料,对其宫区分布、宫殿性质、有载或失载官名的研究、秦数次迁都之原因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以替代的第一手资料,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将成为更大面积、更重要的相关考古发掘的先导。

注 释

①刘庆柱,《汉代文字瓦当概论》,《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荣宝斋,1992年。徐锡台等,《周秦汉瓦当·周秦汉瓦当概述》,文物出版社,198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序》,三秦出版社,

1986年。

②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

③马振智、焦南峰:《新年、祫阳、年官考》,《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82年。王学理、尚志儒等:《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刘亮、王周应:《秦都雍城新出土的秦汉瓦当》,《文博》1994年3期。

④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孙家南头秦汉宫殿群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待刊稿。

⑤焦南峰、王保平等:《凤翔秦公陵区第十四号陵园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待刊稿。

⑥徐锡台等:《周秦汉瓦当》,文物出版社,1988年,p.302。

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序》,三秦出版社,1986年。

⑧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年。

⑨王子今、周苏平、焦南峰:《陕西丹凤商邑遗址》,《考古》1989年7期。

⑩杨亚长:《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10日。呼林贵、刘合心:《新发现“商”字瓦当的时代浅议》,《秦文化论丛》第七辑。

⑪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

⑫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年,p.110。

⑬陈直:《关中秦汉陶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二集,第五十五例。

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年。

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年,p.9。

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年,p.149。

下期要目

洛阳东周王城第 5239 号大墓发掘简报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成都西郊省水利设计院土坑墓清理简报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	石兴邦
丹江上游腰市盆地的旧石器	王社江 胡松梅
二里头文化的地域间交流——以山西省西南部的陶器动态为中心	秦小丽
“潜龙勿用”——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面貌	段 勇
“鲁币”质疑	王思田